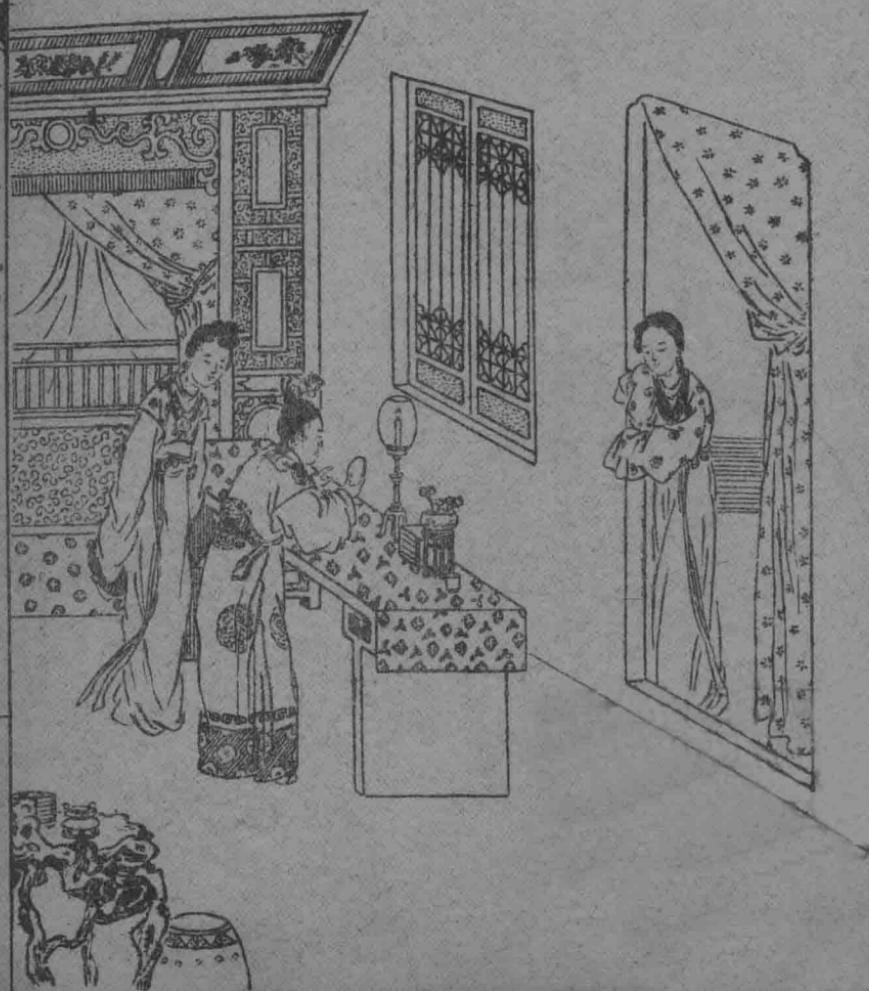


卷四

全圖增評金玉緣

情切良宵
解語意綿靜
日生香



王熙鳳正言諱始意
林黛玉俏語諱嬌音



西廂記

妙詞通戲

艷語牡丹亭

心曲奇芳



醉金劉
輕財尚
義俠
痴女兒
遺怡卷
相愚



增評加批金玉緣圖說卷四

蝶卿仙史評訂

情切良宵花解語

意編綿靜日玉生香

詳曰
寶林演劇
彼亦神鬼劇
亂出忽入
妖魔鬼祟
及揚揚過

會揚佛子。看一派空空暗暗，那裏停停，為甚局局。萬與客寶玉若非厭看熱鬧，通通見寶玉家教之府家教之。萬與客寶玉若非厭看熱鬧，通通見寶玉家教之府家教之。

話說費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綾金銀等物以賜貴妃及各淑媛等，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過盡心力，真是人力倦，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別人或可偷懶，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一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後；二則才打掃者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入親來回過寶母，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趕園裡作戲，正在房中，頑得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要去看。忽又有費妃賜出糖茶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自己回過費妃。這裏戲，誰想寶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摆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修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揚過會，流佛行香，羅鼓喊叫之聲，遙聞禁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顧精逐行令，百般作弊，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些小的都鎖進戲房裡睡，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女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丁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热闹，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看，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房來，剛到窗前，听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譖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是茗烟，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貴妃，這裏是甚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頭顱，不縛綁，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依舊無語。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畔祖宗這是分明告主，裝人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那丫頭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

天會合於人，引領人，不肯說實，府心事被他曉得，便說：「我說我引着一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我說我引着一爺胡走，要打我呢！」茗烟聽說，拉了手，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趕眼已到。前名紅閨，後名花園，看時，見他王僕兩個嚇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玉一命來了！」別人聽見，遂可憐，人聽了不知為何。也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

萬世後

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甚呢。襲人聽了心放下來說道你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著烟還有誰

誰是細事

跟來若細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便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險失也是

亦於此

頑得的你們的胆子

比斗還大都是名烟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婆娘們打你若烟滅了嘴還口二爺罵着打了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

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迷毒花自苦忙道罷了已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茶飯草食又不干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

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依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人忙另擺

了一盤

暖呼吐

善於排解

襲人試探

寶玉說

我自然知道

菸子也不用

摆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手掀開爐上仍蓋

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又將自己的坐椅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燙了脚向荷包內取

出兩丁梅花香餅兒來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替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菜品來襲人見裡無可吃之物因笑道說來沒有空去之理好歹審了一點

冤枉

也是來我家一次說着便拈了幾松子遞吹去衣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

年年春

何等恩情

非收場一錯紅樓夢無第二情人

寶玉看見襲人

也是親

風吹

散在他們

花家是現裝

和弄

根基

寶玉同寶

玉雖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是面

家去纔好呢我還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聽們着什麼意思一面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妹妹們笑道你們見識

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得一見如今可儘力瞧了再取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編仍與寶玉掛

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道倒難為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

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道倒難為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

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頭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子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奶奶李嬢嬌扭拐進來

請安照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頭們只顧鬧十分看不過因嚷道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嬢嬌都不敢說你們

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灯台照見人家瞧不起自己的只嫌人家臉贊這是他的底面由着你們造謠越不成條統了這此丫頭們明白寶玉不

非實段走

本恐有不

被用怕得

賤處作

者借取

我住又借

李嬢嬌聞

走就是以

他一碗牛奶就是再吃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比我侍襲人還真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可天天吃的這麼長吃如今我吃了

戴新華
花解語主
有香自然
巧對
比四寶襲
定寶玉及
照後來改
嘗將令寫
嘗玉自然
有香正照
寶釵九為
生看

盡不曉得你家的。寶玉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素有為這事不自在的。不知人可謂李嬌鳳你們也不必裝瓶罐吓我打量。上次為茶攢為雪的事，我不知道呢！前晚明瑞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賄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令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故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待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取酥酪來了，襲人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不知如何說，襲人便亡笑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前日我吃的時侯，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擋在這裡白遭禍了。襲人一咬一小心，如此甚，在戶口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牀，襲人極。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灯前檢刮，只算盤金松一面見眾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個妹子。」寶玉聽了讚嘆兩聲。襲人道：「軟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誰敢這樣？我因為見他裏面好得狠，怎麼也得他在。」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還要據裏面好的了頭，纏住你家來！」頭，指寶玉。」襲人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僧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幾番撞犯了你，明兒賭氣花錢兩銀子買他們進來，你如今要回去。」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賜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急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好了？」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遷，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者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未必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我自己從小兜來跟着老太太，先後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我們家裡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伙，你姑奶奶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貴人吃了不得麻，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本斷不肯行的。於言語，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注：「半」乃「半」字，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下剩我一丁孤魂。他說着便暎氣上床睡了。寶玉是急，原來襲人在家，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

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這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眼看着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地方。吃穿和王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如今命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了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搆摸幾丁錢也還罷了。甚是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想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晴雯哭鬧着跟了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不必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梁明枝。審實定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子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貴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與多萬無存據之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懶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地為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巧有贖身之論。故正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令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隱。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為酥酪生事。又像那禹雪之茶。是以假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你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死還不好。有形有迹。還有知識。善我化成一股煙風。一吹便散了時候。你們不管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那时憑我走。我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是此時之真摯語。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曉得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能假喜。也罷。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只管批駁消釋。只作出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氣。呢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世。讀書。所從有了你不希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了名字。叫他綠蠹。顧鑒書言。綠蠹者。古云。作者爲反諱。下文出意外。在作作者爲反諱。下文出意外。又說只除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不能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言。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與你愛紅的毛病。他寶玉道。都改了。還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沒有。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歲節言。活句對對收場。不紀是初心。原在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輪也抬不出去。是終老後來。更對乃出意外。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輪。你坐襲人冷笑道。這可不希罕的。有那丁福氣。沒有那個道理。自己居坐也。沒甚趣。生人幹事。沒趣。武問作八人。音官不善山。持者果何趣。林二人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衣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沉重。頭疼目暉。四肢火熱。先時迷亂的。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貴夫人。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劑荆綿疏散就好。吃了。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窝。捲流。寶玉自去寶玉房中看視。彼時寶玉自在床上歇午了。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綺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寶玉睡在那裡。忙走上

未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林玉見是寶王固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林玉道：「酸疼小病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開兒混過去就好了。」林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她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王推他道：「我住那裡去？」見了別人怪臉的寶玉，噓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停門說話她。寶王道：「寶玉道：「沒有枕頭。」停門在一個枕頭上，說道：「寶王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外頭拿了一丁枕頭拿來枕着寶王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知是那丁晚晴老婆子的簽。寶玉醒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丁說着，將自己枕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冤家有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她去學舌，再拿一丁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而倒下。寶玉左邊腰上有個細小塊的血痕，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摸之，細看，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瞧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潤脣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將自己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冤家有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她去學舌，好吹到嘴裏。寶玉不耽擱，氣寶王總易這些話，只聞得一股藥香，却從寶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王一把便將寶玉的衣袖拉住，要瞧。龍首何物？見是寶玉一笑，道：「這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寶玉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種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燒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爐子香袋子的香氣。」寶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雜漢人給我些奇香？不說便是得了奇香，沒有親哥哥、親弟弟，弄了花兒朵兒霜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事那些俗香罢了！」寶玉笑道：「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了！」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寶玉腰窩內，兩脇下，亂揷。寶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揷。便笑的喘不過來。口兒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些不說？」寶玉笑道：「我不敢了！」一面理髮笑。她有奇香，你有暖香，沒你寶玉見問：「時鮮不來因問什麼暖香？」寶玉點頭微笑道：「春才發，你有五入家，就有金來配。你家有冷香，你家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說着，便向寶玉腰窩內，兩脇下，亂揷。寶玉笑道：「方說着，又去伸手。寶玉笑道：「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你還說些不說？」寶玉笑道：「這可該去！」寶玉笑道：「這就扯謊。」自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說，我說完了。你再犯話？」寶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說道：「林子洞裡有原來一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什麼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果品最多，老耗問來，有幾樣果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老耗並未見他這樣懶，不許他去。小耗道：「我雖身小年弱，却是法術無

邊口尙儉倒机謀深遠此去見他們還偷得巧妙呢很耗忙閒如何得比他們巧妙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只換身一變也變成小耗那裏來了。某堆裡使人看不出德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並不犯直偷硬取的巧妙些很耗听了都道妙却只是不知怎麼子變革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革子是香的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娘纔是真正的香革呢。言是青史人再和專拾簾王听了翻身起來接着寶玉道我把你糊了嘴的。我知道你是騙我呢說着便拉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罢再不敢我因為剛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事故典來。寶玉笑道你罵人了。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聽你寶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竟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道原來不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裡故典原來多。可是惜一休凡談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巴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忘了想不起來見別人令的那樣他急的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紫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報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斤聲叫裏起來未知何事

下回分解

評曰
元九省親
後正月未過無不可寫故縱博

第二十四 王熙鳳正言彈姦童

林黛玉悄語諭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緣臘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識別取笑。那寶玉正忍著飯後貪眠。一時倦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寶玉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聽他房中喚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的媽和襲人喚喚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也老昏了。寶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涂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嬌嬌扶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恩。即刻罵人。罵襲人先只道嬌嬌不過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纔見他說咹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煩作勢寶玉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別病了吃药。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頭。李嬌嬌吃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誰不是襲人拿下的。定案。我只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吃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了頭。我的強一面說一面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嬌嬌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嬌嬌見他一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出去與昨日酥酪等說喚。叩頭。便是李嬌嬌老病發了。排擠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還愁於人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嬌嬌笑道嬌嬌別生氣。念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丁老人家。別人吵喚。還要保管他們。纔會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拿奶奶。亦是伏虎。拿着拐棍。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嬌嬌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令親沒了規矩。鬧了一場子。討沒了臉強

評曰
元九省親
後正月未過無不可寫故縱博

於趙城
始逐則用
正言詳鑒

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見鳳姐這般都拍手笑過。他這一陣風來把丁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氣。只據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丁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着帶累別人？」晴雯見鳳姐這話已久，借襲人一面哭一面拉著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丁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該我受的？」那人是趙姨娘，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了一身又見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別想那些不要緊的，爭生氣，襲人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的老婆子，端了二和鴉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上吃了，即令小了頭，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那老太太的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寶母吃飯。寶母道：「同那幾了老管家娘，媽，牌寶玉記着雙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蒙眬睡去。自己要睡，天尚早，被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熟，閑找驚鴻，琥珀香，要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底下推着那些，還不說出不如殺你輸的麝月都顧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丁又病了。滿屋裡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依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丁襲人。見得襲鳳相投，麝月所以常留也。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說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傍們兩口說話，頑笑，宣不好。寶玉道：『傍們兩口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也說頭疼，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跑頭裏。」麝月听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大叉鏡匣搬將來，却去釘劍，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梳。』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走進來取錢，又見了他兩口，便冷笑，道：『交杯盞未吃倒上了頭了。』寶玉道：『什么事？不客串，悔悽嗚出。』寶玉笑道：『你來找我，也替你在此抽頭。』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宿無話。次日清晨起早，襲人已是發了汗，夜間覺得輕省了些，吃了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當飲，細細細細，因說：『大爺，你說我這事，是文章事，不是文章事。』因說：『大爺，你說我這事，是文章事，不是文章事。』

此回金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擇五絃，目送飛鴻之妙。這六點營，說分明是丁公寶釵見寶環急了，便揪着她，說道：「越天，越規矩，難道爺們是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營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口內都罵說：「丁做爺們，連我們這幾了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二爺，連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多剩的錢，還是幾了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寶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

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寶釵正直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狀是怎麼了寶還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都有父母一併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孽這養看待還有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寸歎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歎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太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漁洋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固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寶環等都不怕他却怕寶母纔讓他三分現令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督責寶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付了不成^{寶玉}冤得無恆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罢^{鳳姐處處取壓趙}寶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固閑是那裡惹了端窩來了^{寶玉}便說同寶姐姐讀來着驚犯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攏我來了^{鳳姐處處取壓趙}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盤子一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恩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喝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戶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教他怎麼去遂有太太老爺管他他說大家叫他他現是王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鳳姐處處取壓趙}元芹出來跟我們頑去寶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體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處處取壓趙}鳳姐向寶環說道你也是个沒性氣的東西你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預要美你愛同那一丁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那樣頑你敢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王夫人}自己又不尊重要往大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恐人家偏心呢輸了幾錢就這麼樣死因問寶環你輸了多少錢寶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你你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為你再斗人告訴學程度不揭了你的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擋着寫心腳把他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罢^{寶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听了起身就走寶釵笑道^{王夫人}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寶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道見了他兩口忙問好廝^{王夫人}正直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説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王夫人}呸呸不說早早就飛了來了^{王夫人}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也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寶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沒叫你替我解悶可許你從此不理我麼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王夫人}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人生氣了說是說錯的話把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踰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踰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王夫人}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人生氣了說是說錯的話把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踰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踰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王夫人}这样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寶玉道我說說自己死不了干净別錯听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姑娘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邊黛玉越發生氣向窗前流淚^{王夫人}是失言被復推去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量起千百萬的軟語溫柔來勸慰不料自己張口只聽寶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罢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強多呢又會作又會說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

舅姊妹寶姐姐是而家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借們兩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親一處長大的他是曉得的豈有不為他疏你的貴人呼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我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這今聞有備急緩消寶玉聽了做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恐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自己極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分明令紀念怎麼倒脫了青狐披風呢不問情急暖令人神往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像餓着吵吃的下二人正說着湘雲走來笑道大喜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顧我好容易來了也不我理一理她愛哥哥三字半得金言黛玉笑道偏你交古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她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介打起一丁我指出一丁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黛玉听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曾為之驚一舉三得寶玉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丁咬舍他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差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时纔現在我眼裡了說的狠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妙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俊襲人僞嗔發寶玉

俏平兒軟語託寶璣

第三回解

話說湘雲跑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倒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手在面前上攏住笑道她裏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醒了雲兒再不活看湘雲見寶玉攏着門斜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姐姐鏡我這遭兒還值寶銀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了看兄弟上都去闹来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我我不成惟寶銀似來財物才該用世間我不能不為我虛寶玉勸道誰故戲弄你不打趣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近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等都往安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寶玉房中來却見紫鵝翠縷二人紫鵝是黛玉自蘇州同其名始寓黑隕而生方回自己房中安歇次早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綵被安穩合面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繫雪白的膀子搭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錫子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此處指不經意進來只有他姊妹兩丁尚卧在衾內那裏人未睡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窓冷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定着湘雲刺史未詳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台邊只見紫鵝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搓了沐浴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這是這毛病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絲搭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答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非當盡畫意深一子玉梳頭並無音書

前挑洗已
非一次
審釵耳製
人說詣有
心實識留
神探問為
後文伏筆
且暗寫寶
觀或重為
湘雲掌玉
才不同四兒
王便想設
法龍絡已
伏特來檢
寶委積而
是此即見
識取得不
悔日家無
色也

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頸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綠各住半髮頂至鬚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盤腳，面畫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珠子四顆記未清楚是楚雲道，其底珠子失在於蜂蝶子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掠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冷笑道：不知是真，也不知是假。給了人，錢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台兩邊都是粧盒，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算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背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在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裡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听说，心中明白，可知其底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十分禮節，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慳人。怎麼都是耳邊風？寶釵聽了心中暗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開言。王爺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之意，深可敬愛。寶釵細細留神，辨出不自然，待女娘半仰其事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龍大爺，你怎麼知道你們的緣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道：我那裡敢氣？只是你從後別進這屋子裡，橫豎有人伏侍，你不必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光景，深為駭異，禁不住趕來，力勸那襲人只管含着眼，不理。賀服在後房，一看，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麝月道：知道你自已便明白了。人教之之力，是無趣起身，敢道不理我便黑我？也睡去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麝月道：我知道麝月進來，便勸我，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呢？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下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动静，微微的打齁，他睡着，便起來拿一領斗篷，替他蓋上。口裡噓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裝睡。龍大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破壞了我。王爺聽了，便笑了一笑，說：正要問你，誰遣人來叫他吃飯？往前這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素知麝月懶龍大爺親厚，並連麝月也不理，擡起軟簾，自裡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了小小子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小小子頭在地下，點着一丁大的火，害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蕙香。寶玉道：是起的這丁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化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咧什麼蕙香？四兒，這時明文連氣，又晦氣，却從這裏來。易布席，叫晦氣，而不至我蒙，新警五音。蕙香道：四丁寶玉道：你第幾个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日，却令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情趣。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又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嚇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祇笑了一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至筆墨，也不使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丁四兒是丁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便變盡方法，龍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吃了兩杯酒，眼暉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竟令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橫了心，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就權當他們死定了，毫無牽掛，能怡然自悅。寶玉生氣，何嘗急躁？他門兒冤枉，並非一無生氣，便因命四兒剪燭，燭台自是此即見。

貴賤松通
多死為名
未私通者
二姐及朴
安尤二姐
頭髮既整

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推六律，鑠經字，瞽叟瞽耳而天下始人含其煦，率蠻鈎絕而
弃規矩，儼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林花散席，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成實似之仙姿，反掌玉
之靈寂矣。滅情意而閑閑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力，則無害而之虞矣。我其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寂無恩之情矣。彼欽玉花麝者皆浪
引子，而穴其隙，所以逢眩縕隔天下者也。以近乎清莊乃情操也。極艷麗者恬也。平把接得
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已什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涼了。原來襲人見他無分晚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動
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忘却，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人便偏直一夜没好生睡，今勿見寶
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紐子，被襲人用手推開了，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
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龍人令笑道
：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令得們，兩手去開手，得難生鵝門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丁兒，什麼五兒伏
侍我們，提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好好名的寶玉笑道：你令兒還記着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
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而墮。說道：我再不听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言太虛，招悞無緣也。而
龍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早起這是何苦？珠兒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樣子？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可
知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櫈
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讀之處，不覺大笑。不禁也提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勤織而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怕醜語抵他人

題畢，也往上升來見寶母。后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犯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犯熱，是見喜了，並
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但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蠶猪尾，要繫鳳姐。金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
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語家人，忌前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益衣服，與寶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奶了頭，親近人皆裁衣外面又打掃
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寶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寶璉只得
離了鳳姐，便要尋事。倘擇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倅的選出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丁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子，名喚多官，見
他懦弱無能，都曉着名。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丁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几分人材，人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淫蕪，又不理論，只是
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婦，平兒媳
婦，如令寶璉在外熬煎，往日也遇過這媳婦，無久矣。只是內懼嬌妻，外懼蠻童，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她也有意於寶璉，只恨沒空令聞。寶璉搬
在外書房來，便沒空，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寶璉似飢餓一般，少不得和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馬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
說便是夜多渾虫醉倒在炕上，二人定寶璉便溜進來會合。見面早已神魂失據，已不及情談歡飲，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
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偏體筋骨顫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寶璉此時恨不能渾身化在他身上。多姑娘淫蕪，妙非難

那娘婦故作浪語，往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紀供着娘娘，你該忌兩日，倒為我勝贊了。我這裡要賣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娘婦越浪起來，賣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異雨丁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蠍癱，同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送顧林香慶賀，放賓已畢。賣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有無限恩愛，不必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土房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起來的衣裳鋪蓋，承望枕衾中，抖出一縷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把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賣璉笑道：「這是什麼？情思在這得體得法！」賣璉一見，連忙捨上來，要奪平兒，便跪被賣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奪去。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倒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賣璉聽說，忙笑央求道：「好人，你賣我罢，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賣璉听见，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平兒纔起身，鳳姐已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賣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沒有。」賣璉道：「並沒少一件？」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這句是賣璉說的。賣璉道：「少就罢了，怎麼還有？」這句是鳳姐說的。平兒笑道：「少就罢了，怎麼還有？」這句是賣璉說的。鳳姐又笑道：「這半月難保平兒，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或是千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賣璉臉都黃了。糊塗都捲了一把汗。她素來討人頭，她素來討人頭。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腥，使眼色。求他遞益平兒，只作不看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些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搜到這處，鳳姐笑道：「像了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借？借能用他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平兒指着鼻子，扭着頭，呻吟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一面說，一面藏在靴子內。平兒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折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賣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接的歡喜。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寶璉，跟着腰，恨道：「促狹！小娼婦！」一定滾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娘你的誰叫你動火，難道畜生受用？」叫他知道。又不肯賞我呢。不可博賞。寶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上來，把你這醋灌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認小叔子，怪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了。已後我也許他不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不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停，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正走的，平兒是出良人口中，若行的是。我不許他，他偏要走。平兒是出良人口中，若行的是。寶璉道：「你兩口子費璉，你兩口子費璉，你兩口子費璉。」倒在他身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他這麼利害，從此倒伏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完了。」賣璉听了，啐道：「你兩口子不睡，又拿我來熱鬧。」我拆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到那裡去賣璉？」道：「我有話和你說，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